



I 207.5

I247.5
(W) 35

0082356

阳光灿烂照天山

碧玉野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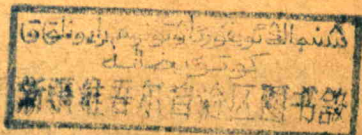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82356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255281



第一章

师长左前突然出现在全团的动员大会上。

团长向征嘹亮地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全团战士立刻在青海臺源城郊的草原上站立起来。在深远的蓝天衬托下，战士们屹立着，象一片整齐森林。

“同志们好！”师长左前在挥手。

“师长好！”战士们的欢呼声震撼着草原。

师长左前总是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很多老战士都理解到这一点。只要一看见师长，战士们总是非常欢欣鼓舞。

左前和蔼地笑着让战士们就地坐下。

自从关中战役消灭了胡匪宗南的大军以后，部队就西进甘肃打马匪步芳。当友军在攻打兰州的时候，左前师就渡过洮河，攻占了临夏市。兰州一打开，左前师立即疾进青海，渡过黄河和大通河，直插祁连山。

现在，在战士们的眼睛里，师长左前已经变得又黑又瘦，斑白的鬓脚显得更长了，这是长途的战斗行军和这西北高原劲厉的秋风，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时刻记住：我们师是在井冈山

底下成长起来的，我們师的光荣战斗傳統，就是哪里艰苦我們往哪里去！現在，我們就要过祁連山……”

在师长左前的講話中，战士們的眼前好象已經突現出祁連山的雪峰云海，以及山上道路崎嶇、气候严寒的峰巒景象……但是战士們了解到只有迅速翻过祁連山，才能把从兰州潰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截住。

“我們不但要截住西退的敌人，我們的战斗任务还要解放新疆！”左前大声說。

战士們兴奋地騷动起来。

“同志們，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要立刻翻过祁連山去的意义！”左前用力地揮了一下胳膊，高声問道，“我們有沒有信心翻过祁連山去？”

“有！”靜靜的草原上掀起了海潮似的喊声。

“同志們，有坚定的信心，我們就前进！”

战馬在迎着秋风飄动着长鬃嘶嘯，山炮車輪在震动着草原轆轤地响，担任前卫的向征团正在向祁連山挺进。

高原上的秋天气候多变，剛才还能看見远处盆谷里飄裊着牧民們的炊烟，現在却已下着蒙蒙細雨了。雨絲带来漫蕩蕩的灰色浓霧，把天地都裹得紧紧的，只能隱隱約約看到战士們在近处走动的影子，几十公尺外就什么也看不見了。

战士們就在雨霧中辨听着炮車声和馬嘶声，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进。

“快跟上，要是掉了队就不好办！”班长李根善对在浓霧中一拐一拐地走着的战士王鉄柱說。

“掉不了队，我迈一步頂你們迈两步！”高大的王鉄柱带笑地回答。在过大通河的时候，他因为帮助拉炮騾渡河，脚被騾子踩

伤了，肿得很厉害。但是他现在还要比别人多背几十斤柴禾，怎么也不肯让别人帮忙。

“听说上山下山要走一百八！”

“现在走多远了？”

“才六十。”

“三分之一都过去了，不要紧！”

浓雾消散了，但细雨却变成了滂沱大雨。乌云在山间漫卷，天色阴暗。就在雷声中，战士们头顶着暴雨，脚踏着泥浆，终于来到了一排山洞跟前，这是过去马步芳抓老百姓挖金子的地方。

在休息号声中，战士们进入一个个山洞避雨，烧着背来的湿柴烤衣服，吃点干粮。

“同志们要吃饱休息好，团长命令我们要一站赶过祁连山！”闪电照亮了一个湿淋淋的人，那是连长在冒着大雨，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大声通知每一个班排，他的声音往往被雷声掩盖。

“听见吗？要一站赶过祁连山哩！”李根善在替王铁柱发愁。

“行！”王铁柱的声音却很爽朗。

王铁柱跟李根善一同坐在一个小小的山洞里避雨。李根善坐在洞口烧火，一边给王铁柱烤衣服，一边用身子堵住洞口，不让冷风吹到王铁柱的身上。

在火光中，李根善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在模糊中，他看出王铁柱只吃了一点干粮就不再吃了。他知道王铁柱的食量大，可又舍不得多吃。

“吃吧，吃完了我这里还有！”李根善拍着自己的干粮袋说。

但是王铁柱不肯再吃。

指导员带着卫生员找到这个小山洞来了。

“铁柱，把脚伸出来换药！”指导员把头探了进来。

“不換吧，我的腳好多了！”王鉄柱說。

可是衛生員擠了進來，在火光下一看，王鉄柱的腳已經腫得連鞋子也脫不下來了。

“指導員同志，王鉄柱的腳怕要給凍壞的，我看得用擔架抬！”衛生員說着動剪子剪開王鉄柱的鞋，換了藥。

指導員和衛生員剛剛走掉，王鉄柱就對李根善說：

“你快給我找一根結實些的柴禾棒！”

“干什么？”李根善嘴里這樣說，心里却早料到了王鉄柱的用意。

“快点，一会擔架就來了，我這点儿傷還值得叫人抬嗎！”

李根善知道拗不過王鉄柱，只好挑出一根粗一些的柴禾棒，抽出刺刀砍掉枝節，削光了把子，掂了掂，然後交給王鉄柱。

王鉄柱穿上了剛烤得半干的軍衣，衛生員就領着擔架來了。

王鉄柱急忙舉起柴禾棒大聲說：“我有這根家伙，不用擔架抬！”

隊伍出發了。在閃電下，李根善看見王鉄柱在雨中支着柴禾棒一拐一拐地上山。

李根善趕上几步，搶過王鉄柱的槍，挂到自己的身上，然後揹着他往上走。

連隊里的戰士都一個一個地越過了他們。

這祁連山的气候時刻在變化，剛才還是大雨滂沱，現在眼前却是迷離地發白，天在下大雪了。

李根善和王鉄柱都聽到自己身上發出一種奇異的響聲，他們一摸，原來是被雨淋濕的軍衣已經結了冰。

從這里上去，是步步登高，雪路很滑，李根善緊緊地揹着王鉄柱。

忽然前面傳來了流水聲，再往上走，就模模糊糊地看見雪地上橫着一條黝黑的溪流。

流水聲就在他們跟前了，李根善腳下已經響出一聲冰層的碎裂。

“我先下去探一探。”李根善說着就下水去了。

山溪的水並不深，剛過膝蓋，但卻冰冷得刺骨。

“來，我背你過去！”李根善從溪流中間蹣回來說。

“我自己過。”王鐵柱用柴禾棒敲了一下溪邊的冰，意思是說他有這個家伙支着就不怕。

“中間深着哩！”李根善不得不撒了個謊。

李根善背着王鐵柱蹣過了溪流。可是當他們剛剛往上爬了一小段，又聽見前面傳來了流水聲。

原來這半山上縱橫地流着雪水，雪水在每一處山灣匯成了一道道的溪流。李根善一道溪流又一道溪流地背着王鐵柱蹣過去，每蹣過一道溪流，他都這樣小心地保持着身子的平衡，慢慢地邁動着步子。他把兩支步槍和兩個背包都掛在胸前，兩手緊緊地托住王鐵柱的膝蓋，不讓自己战友的腳落到水里去。可是王鐵柱高大的身子是這樣沉重，使李根善疲乏而又氣喘，感到有點頭暈，兩腿在雪水冰流里發抖。

“鐵柱，快給我一塊姜皮！”李根善氣喘喘地說。戰士們在豐源出發時，身上都帶有姜皮，以備抗寒。

王鐵柱已經聽出李根善急促的喘氣聲。

“好同志，放下我，讓我自己蹣過去吧！”

“沒幾步了，你只要給我姜皮！”李根善仍然堅持。

當李根善嚼着姜皮的時候，一股辛辣刺激了他的神經，他精神一振，終於衝出水流上了岸。

“根善，我們找个地方先歇一歇吧！”王鉄柱用手托了托自己背上剩下的一点柴枝，低声地說。

于是他們在山腰里燒起了一堆篝火。湿柴在雪花中噉噉地响，冒着烟。在閃灼的火光中，王鉄柱发现李根善只穿了一双結了冰的袜子。

“呀，你的鞋子呢？”王鉄柱詫异地問。

李根善低头一看，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两脚已經被冻得麻木。但是他只顫动着冻得烏紫的嘴唇笑笑地說：

“有鞋也跟沒鞋差不多！”

有人騎着馬上来了，在搖曳的火光中，可以看出那是团长的大紅馬。

“快走，不能休息，一休息就会起不来！”团长向征在喊。

李根善立刻搀起王鉄柱一拐一拐地离开火堆。

团长騎着馬赶上来，借着火光一看，原来是他認識的战士王鉄柱和李根善。

“王鉄柱同志的脚怎么啦？”

沒等回答，向征就跳下了馬說：

“你騎着走吧！”

“报告团长，我走得动！”王鉄柱說。

但是团长沒有理会他，只管和自己的警卫員把王鉄柱架上了馬，然后又把自己的皮軍大衣給了王鉄柱。

“你怎么不穿鞋？”团长忽然回过头来問李根善。

“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李根善在火光中紅着臉說。

“把我的皮鞋拿出来送給他穿！”向征吩咐了一声他的警卫員，就走掉了。

警卫員从馬褡里摸出一双皮鞋，遞給李根善。

“我背包里还有鞋子。”李根善急忙說。

“不行，你得穿这一双，这是团长的命令！”警卫員把皮鞋往李根善怀里一塞，就往黑地里追赶团长去了。

李根善舍不得穿，只好背上皮鞋，替王鉄柱牵着馬往上走。

后边已經傳来了許多脚步声，别的連队赶上来了。

这里已是景阳岭，风絞着大雪，山間寒气逼人。战士們穿着單軍装，虽然把夹被、包袱皮都披到身上，但怎么也抵挡不住风雪夜的严寒。飢餓、疲乏、寒冷，又碰上高山空气稀薄，战士們歪歪倒倒地喘着气在前进。他們蹣过了許多溪流后，湿鞋湿袜，連綁腿都結了冰，而山上的雪又这样滑，常常跌跤。

眼看着前边有一个人影在晃动，但不久就不見了，等到后边的人走上来，却一脚絆着了倒臥的战友，誰彎腰去摸一摸，那身子已經僵硬。

各連队传达了团长的紧急命令：

“放下重武器前进！”

但是誰也沒有把重武器放下。迫击炮手不肯放下他們的炮筒，重机枪手不肯放下他們的枪筒。这些扛在战士們肩上的重武器，有的是从倒下去的战友的血泊里重新拿起来的，有的是从战友的流着血的手里接过来的。现在，只要战士們的心还在跳動，就絕不撒手！

团长向征当然深深理解到战士們这种感情，他不但沒有因为战士們不执行他的这个命令而生气，相反的，他为战士們对革命事业的这种无限忠勇的表現而感动。但是作为一个团长，党把几千个优秀的战士交給了他，他不能讓这些战士受到損失。

战士們不肯放下重武器的忠勇行为，更增加了向征內心的不安。在战斗中，再頑强的敌人也抵挡不住他这个团的鋒銳，可

是現在祁連山的恶劣气候,却夺去了他的一些战士的生命!

“必須迅速突过祁連山!”他在风雪中把牙根一咬,立刻把走在他旁边的一个战士的輕机枪搶过来,扛到自己的肩上,一口气冲到前面的山头。

“同志們——前进!”

几支手电光同时射到那山头上,战士们看見是团长在风雪中高高举起輕机枪在喊“前进!”就立刻嘩嘩地冲上山头去了。

拂曉,前卫的向征团终于攀上了祁連山的分水岭俄博。雪停了,在朦朧的曙光下,可以影影綽綽地看出有塌了墙角的破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迷离的雪峰上。这是馬步芳的軍站。

炊事班长冉春元第一个用灶火的紅光在迎接祁連山上的早晨,接着其他連队的炊事班也燒着了火,于是这严寒的祁連山的早晨,就在許多灶火的紅光中显得活跃起来了。

战士们开始圍在灶火跟前,一边把自己背的柴枝丢到临时砌起的石灶里去,一边烤着被雨雪打湿的衣服。

山上沒有水,炊事員把雪捧进行軍鍋,因为山高空气稀薄,雪在鍋里化得很慢。

天大亮了。当太阳的第一道紅光射到这遍地盖着厚雪的山頂的时候,雪光就刺得战士们眯縫了眼睛。

是不是眼睛有毛病,为什么同一个連队里的同志也不認得了?个个黑得眉眼都分不清,可是再仔細一看,原来是一夜行軍个个都滿头滿臉涂了雪泥。

行軍鍋里的雪化了,只見冒气,但却怎么也燒不开鍋。炊事員没办法,只好打了面餬倒进去。战士们都餓慌了,只要聞到面餬香,肚子就咕咕叫,不管是生是熟,他們都把搪瓷碗拿出来了。

开飯了，炊事班长冉春元在亲自掌勺：

“同志們，是稀是稠就这一鍋，一人一勺，多了怕后边的吃不上！”

冉春元是这样公平而認真，即使是連长和指导員最后上来，也仅仅是一勺。

指导員看見只剩下一点鍋底了，就打算把自己碗里的面糊倒回去，但是冉春元把他推开了。

“你們炊事班連两勺都沒有呵！”指导員說。

“我們几个再化点雪掺着喝也能頂事！”冉春元低声地說，好象怕給战士們听見。

但是指导員怎么能吃得下去呢？当战士們一个个端着碗走到鍋边来的时候，他早站在一边默默地清点过全連的人数，只一夜間，他的連队就在祁連山的风雪夜行軍中牺牲了十九个！

他无心的呷了一小口半熟的面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烂綿綿的。忽然他的眼光触到了一个高出人头的战士，那是王鉄柱，他正和第一排第一班的战士們坐在一块烤火。

指导員悄悄地从后边走上去，看見王鉄柱的搪瓷碗底早已結了冰，显然一勺面糊只两口就給吃光了。他知道王鉄柱是全連飯量最大的一个，一勺面糊怎够他充飢？——于是他把自己的面糊倒进了王鉄柱的碗里。

“指导員，你怎么不吃？”王鉄柱在火边掙扎着要站起来。

他立刻按住他的寬大的肩膀，避开了王鉄柱的眼光說：

“我吃过了！”

王鉄柱沒有再讓一声，就貪饞地把碗里的面糊一口气倒进了喉嚨。

指导員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王鉄柱虽然脚肿，但总算挺过

了这座拔海几千公尺的风雪祁連山！

忽然山間震响了馬达声，一会儿，一輛濺滿了雪泥的吉普車吼叫着从雪里爬上山頂来了。

吉普車一停，就跳下来一个人。战士們一看，原来是师长赶来了。

滿山头的战士都站了起来，連王鉄柱也掙扎着站起来了。

师长轉着身子在向各連的战士們揮手，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团长向征跑过来向左前敬了个礼，顫动着冻黑的嘴唇說：

“报告师长，我团已胜利越上祁連山！”但是他的眼睛立刻变得昏暗下来，“一百五十二个战士……”

“知道了！”左前低声地截断了向征的报告，忽然把头轉了开去，有两点閃亮的东西从他的臉上飞落到雪地里去。

他知道向征要向他报告有一百五十二个战士在艰苦的夜行軍中牺牲了。他是乘着吉普車爬上山来的，沿途在車灯下他发现了战士們僵硬的尸体，每碰上一个，他就要司机停車，亲自下去看一看，并且叫警卫員帮着把他們抬到路边，好讓后續部队来掩埋。在这么多倒下去的战士中，他只救起了一个还有微微一点气息的。这个被救起的战士，他攬抱了一路，是在他的怀里暖活过来的。

“是一百五十一个，另一个在我的車子里。”左前哑着嗓子对向征說。

向征开了開車門，看見一个战士正把头枕在师长警卫員的大腿上，沉沉地睡着了。这个情景使他感动得喉嚨发酸。

左前看見各連队的炊事員都在用雪擦行軍鍋，知道战士們已經吃过了东西。于是对向征說：

“这山顶很冷，应该前进了！走不动的，叫他们挤到我的车上上去！”

向征第一个就记起了王铁柱，立刻对站在他旁边的张连长说：

“张耀同志，你们连队里的王铁柱走不动！”

连长张耀走回来找王铁柱说：

“团长叫你坐师长的汽车去！”

王铁柱早把团长的皮军大衣搭在马上，把马还给了团司令部的饲养员，他觉得这样轻爽些，好行动。但是现在连长却跑来要他坐师长的汽车下山，他怎么肯？

“报告连长，我能上来，还不能下去！”王铁柱眼睛灼亮地望着连长说。

一队侦察兵先出发，随后前卫团开始下祁连山了。吉普车上挤着一些走不动的战士，慢慢在队伍中间往下山的路上开着。

师长左前和团长向征，一同徒步走在队伍的前头。

战士们看见师长在越困难的日子里就越靠近他们，心里感到非常振奋。只要师长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用愉快的心情去克服人们难以克服的困难。战士们从心里爱上这个在井冈山山下干篾匠出身的老师长。他了解战士们的甘苦，对每一件最细微的事，他都能体贴战士，他懂得战士的心。在每一个战士的心上，也都感觉到自己师长的温暖。即使有些战士在战斗中犯了错误，他也只把脸孔沉一沉。当然战士们最怕看见师长这种脸孔，因为师长的脸孔一沉，战士们就会感到比受到什么谴责都还要难过。

现在队伍跟着左前和向征兴奋地往下山的路上走。

下山的路是一条漫长的弯曲的石沟，两边尽是石头山。

XINJIANG UYGHUR APTIALI RAYONLIK
KUTUPHANINING KITAWI

255281

11

石沟里崎嶇不平，上面的雪被太阳一晒，有点融化，路就滑得更难走了。而每到比較平坦的地方，又漫流着雪水，雪水冰冷，得来回跳着前进。那些脚疼腿軟的，还可以由战友們架着慢慢跳，而扛着迫击炮、重机枪的战士和挑着油盐担子、背着行军鍋的炊事員，就只好从雪水里嘩嘩地蹣过去。

縱橫的雪流阻碍了前进的道路。向征和左前的警卫員都过来搀师长。可是左前揮手叫他們去帮助行动困难的战士。

警卫員就有这么个脾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肯輕易离开自己的首长。

“前边有偵察队，后边有几千个战士，有哪一个警卫队有这么多人！”左前連笑帶叫把警卫員赶到后边去了。

身材短小精悍的向征比左前灵活多了，他的彈跳力很强，現在他总是先跳过雪水，伸手把左前拉过去。

“記得长征路过云南那个时候，我还嫌你太小，差一点不肯讓你参加紅軍。現在看来，还是你这个身段比我吃得开！”左前笑着对向征說。

向征知道师长一身受过十八处伤。他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部队那次在禹門口渡黄河的时候，左前曾經被敌人的机枪彈打断过腸子。

想起这一点，向征就不由得在一道漫流的雪水边站住，恳求道：

“师长，讓我背着你过吧！”

可是猛不防，左前早搶先往前一跳。他的一只脚过去了，另一只脚却在阳光下濺起了一片白花花的雪水。

向征立刻跳过来扶住他：

“师长，你这样可不行呵！”

“难道我要你背着下山？”左前眼睛含笑地譴責他，只顧往前走。

“要不就騎馬……”向征从后边追上来，急得眼睛鼓鼓的，好象对什么事他都要坚持。

左前是个非常敏锐的人，从向征的眼光里，他看出了这个战友隐藏在心里的感情。

“同志，請你放心，我这身子是熬煉过来的。”左前边走边严肃地说。

“你的腸子……”向征终于说出了他的耽心。

左前突然笑了起来：

“我的腸子早在延安治好了。”但立刻左前又严肃地说，“延安，它养好了许多同志的枪伤，也培养了許多同志的战斗精神。”

左前的話立刻勾起了向征的无限感触：

“是呵，我是从小鬼就在延安长大的……”

“我的青春也是在延安度过的。”左前在沉思中蹣过了一道雪流，“想想看，我們当年在延安学习、生产、練兵，中央首长們就在我們跟前，延安的老乡就在我們身边，党對我們的培养是費了那么多心血，老乡對我們又是那样的关切……”

左前的話早使向征忘記了再阻拦他去蹣雪流了。

“虽然現在我們离开延安已經很久了，可是毛主席和首长們的影子却时刻还在我們的眼前，延安的老乡还一样使我們感到亲切，只要一想起延安，我們就会觉得渾身有力量！”說着左前回过头問向征，“你說对嗎？”

向征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左前立刻接着說：

“要是一个好的指揮員，他一定会把这种力量灌輸給每一个

战士！”

向征跟着师长左前，就这样共同怀着一种坚定的感情，在倾着部队前进。

太阳落到山背后，深沟里灰暗下来了。

“前面几十里就是山口了，出了山口就是河西走廊的民乐城。你要好好地让战士们吃饱饭！”

听了师长这番话，向征立刻理解到他的团又快要投入一次新的战斗。

好在今夜有月亮。天黑下来后，月亮照到山沟边，队伍就在淡白的月影中前进。

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前卫团才来到这祁连山北麓的炒面庄山口。

从这山口插出去，三十里处就是甘肃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民乐县。那里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旅，必须全部歼灭他们，把河西走廊拦腰斩断，这样从兰州往西溃退的敌人就再也无路可逃了。

团司令部命令各连队立刻找隐蔽的地方做饭吃，不许让火光冲出山口。

当战士们一听说已经翻过了祁连山，个个都又轻松又高兴，有的在争着去放哨，有的在争着给炊事班挑水，有的在争着给马号铡草，欢成一片。

“这水倒挺甜！”王铁柱即使是脚疼，也不肯安静下来，他已经蹀到河边，一口气喝了一肚子水，然后很满足地对自己说。

月亮正照得河水粼粼闪光，他舍不得离开这月夜的河景，要是往常，他早就会跳下河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可是现在他脚疼，游不了，只好摘下军帽，在河边洗个头。

水里的月亮本来在随着轻波微颤，现在给王铁柱双手一泼，就突然在浪花里破碎了，抖閃出片片银光。

“誰？”有一个战士走到河边来挑水，听见这里的水声就大声問。

“哈，这水真凉！”王铁柱快活地说。

“又是你！”連队里的战士都知道王铁柱最爱玩水，“走热了就泼弄水，当心贪凉害病！”

王铁柱挤干了头发，戴上軍帽，站起来又望了一下月夜的河面，然后才拖着他的疼腿，一拐一拐地回自己連队的休息地去了。

各連队一吃饱飯，就来了一个紧急集合。

月亮下，团长向征站在一大块大石上，背衬着微微閃着雪光的群峰，群峰是那么肃穆，就象在等待着向征的命令似的。

几千个战士象一块鉄，无声地鑄在这祁連山口，只有不远处傳來輕輕的河水声。

团长向征宏亮的声音开始在山口中回响，他的每一个声音都从远处山崖上碰回来，一种动人心魄的嗡鳴在震蕩着：

“同志們，我們前卫团胜利地翻过祁連山了！”向征在月亮下忽然向山口猛力一揮手，“現在，敌人正在民乐城里睡覺，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我們前进到这里来了！”

队伍里发生了一阵快乐的騷动，但这騷动立刻就在向征的象吸鉄石似的声音中稳定下来：

“同志們，我們是在雨里、水里、风里、雪里翻过祁連山来的！一路上，我們捱餓受冻，我們的許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向征忽然把話停下来，一种哀悼的气氛立刻籠罩在全团战士的头上。

突然山口中又回荡起向征激昂的声音：